

名醫與我

(續完)

馮馮

(續上期)

H家全家都來見我，病人的哥哥們跪下來懇求我救他們的弟弟。他們說決定不讓醫生開刀了。

「你們頂禮拜求觀音菩薩吧！」我說：「別拜我，我只是個凡人。」

我帶領他們全家跪下，叩拜觀音菩薩聖像，我為他們祝禱，並且叫他們許願今後要多做慈善，多救貧苦飢饉的病人或難民。他們都依言許了宏願。我又叫他們每天祈念觀音菩薩。

然後我就告訴他們應該用什麼食物來給弟弟吃，我說他大約半年就會痊癒的。

H家小弟給接回家中去養病，H家完全採用我的方法，還不到半年，他的頭痛不再復發了。到醫院去再檢照，水瘤已經消失了，這青年後來還結了婚，生了一個女嬰。

H家全家都來見我，小弟也來了。大家又跪又拜的，弄得我不好意思，回禮不迭，從此我與他們成爲朋友。後來，有一

天晚上，H家大哥突然再來，說他的一位襟兄在美國加州沙卡緬度急病進了醫院，不知有無生命危險，他說在長途電話中說不明白，他急了，只好來問我。

「你的親戚心臟有幾條冠狀動脈塞住了。」我將我看見的情形告訴他：「這是他生死關頭，看來是必須立刻由醫生開刀做By-Pass改道手術，否則必會很快死亡。」

H大哥嚇得大驚，慌忙求我救他襟兄。

「我這一次是毫無辦法了，」我說：「他平時吃得肉太多，尤其是豬油和肥肉吃太多了，脂肪胆固醇塞住了血管，他到了這種程度，我還有什麼方法救他？」

「他是在肉食公司做工的。」H大哥說：「你說得對，他每天都從公司帶些頭頭尾尾的剩餘豬肉豬油肥肉回家去吃，不過，也只有三兩年時間呀，怎會這樣嚴重？」

「天天吃紅燒肥肉，用得着三年嗎？」我說：「三幾個月就足以使心臟血管堵塞了！」

「馮居士，求你救救他吧！」

「我救不來，他仍應該由醫生開刀做改道手術，我可以爲他祈求觀音菩薩保佑他手術成功平安。不過，手術成功之後，他仍須戒絕吃肉，聽從我的素食計劃，那才可保平安長久。否則，很快又會再塞血管的，下一次就不能再做改道手術了。」

「求觀音菩薩慈悲吧！」H大哥說：「也求馮居士慈悲。」我爲他們拜求了觀音菩薩，並叫他們自己也天天祈念觀音菩薩。

那位病人在加州被送進手術房，開刀做改道手術的過程，我在溫哥華全都看見，我打電話告訴H家大哥，告知開刀已經成功，他還不知道已經動手手術。他說：「還沒有電話來告訴我呢！」

幾小時之後，加州電話來了，証實了我所見的詳情，H大哥吃驚不小，他打電話來說：「馮居士！你真神奇！剛才加州電話來，証實了！真是開刀做改道手術，成功了！」

「這不是我有什麼了不起，」我說：「這是觀音菩薩加持的結果，你們從今以後要多信佛法，多行慈悲！」

自從這兩件病案之後，溫哥華的佛教圈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了我。馮伯伯與我接觸也越來越密切了，以後他又介紹了不少病人來見我，其中有幾個也是腦科的，我的透視也都能符合醫院的檢查。馮伯伯對我的天眼能力有了一定的信心。

一九八四年，馮伯伯和羅伯伯分別打電話來，叫我盡力幫助一位佛教會友的四歲女兒。因爲醫院的醫生都已宣佈無法查出病因，叫她回家了。

那時我在閉關，不見客，我常常閉關的，每次總有兩星期之久，我若不宣佈閉關，就無法有時間做自己的事，日夜都有

人來找，來求見的人，也不約定，隨時上門來求看八字，看相看掌，問前途，問生意，問婚姻，問愛情，問家庭糾紛……：擾得我不得安寧，我早就宣佈過絕不爲人看八字，不看相，不談俗事，不管婚姻、生意之類的俗務。我只看病救人苦難，我不是江湖星相家。但是，很多人不理會，照樣闖關，有些人願意「相金先惠」，這使我更不開心。我不願意用得不易的三眼神通去做媚俗的工具換取金錢，我認爲，佛菩薩賜我與生俱來的超感神通，雖是小道，却是用來做宏揚佛教，慈悲濟世的，不是用來做江湖星相占卜謀衣食的。我若妄用三眼來謀錢財富貴，那就是違反佛旨了。尤其是，有人要求我用天眼查看她丈夫與情婦的姦情，這種事情，我是很感到侮辱的。香港的一位某太太常打電話來這樣要求，許以金錢，都被我嚴詞拒絕甚至譴責她！

在我閉關期間，我只允許馮羅兩位老伯和極少數的人來見面，我也只接受緊急的病案，馮伯伯打過電話來關照，羅伯伯親自持了病人的照片來給我，因爲他知道我不肯會客。

那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小女孩，彩色照片中的她，是兩歲半的，可愛極了，可憐，真可憐啊！我眼中流下了同情之淚。

「這個小女孩活不了多久了！」我對羅伯伯說：「她的腦子受到了極大的震盪，腦子像攪亂了的豆腐一般了！可憐呀！」

「培德！」羅伯伯是很慈悲的人，他懇求我：「你救救她吧！她的父親是新從大陸移民來不久的，環境很困難，他到佛教會來找我們介紹，要來見你。」

「我不是不肯救她，」我說：「羅伯伯！這裏面有一件因果，這女孩是來收債的，收完就走，她就快走了，我不能破因果。」

羅伯伯很難過，半晌才說：「我們佛教徒，總得盡量救人

一命呀！培德，你看有什麼方法，叫他家做些功德，行不行？」

「他現在做功德也來不及彌補了。」我說：「何況，這是兩件事，做功德是種新的善因，將來自收善果，但是，並不能抵銷前因前業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怎麼對這家人說？」

「我只能幫助小孩盡量拖欠一點。」我說：「我沒有本事救她，讓她收完業債走吧，我會婉轉對女孩的父親說的。」

這家人湊巧也姓H，我打電話去給H先生，我說：「你的女兒頭部會受到極大碰撞，以致腦漿已經混亂，現在已不能飲食，不能動彈，不能講話，是不是？」

「你講得是對的，不過，」H先生說：「醫生沒有告訴我她腦漿受震混亂，醫生會抽過她的脊椎液去做檢查，又查不出有小兒麻痺細菌，醫院不肯收留她，叫我們帶回家來。至今，連病因都不知道。」

「H先生，」我說：「你要心理準備，這個女兒在這兩三個月內會走的，我不能瞞騙你！我很抱歉，我的確無力救她。」

「馮居士！求求你！」H先生哭泣了起來：「救救我這個女兒的生命吧！」

「我只可以幫助你盡量拖延她的生命，也許只能拖三兩個月，也許半年。」

「拖得一天也是好的，」他哭道：「我也知道，我女兒是不能長久的了，她已經不會吃食物了，現在只靠管子灌流質進去。」

我教給他用什麼最好營養灌餵小女孩，我們談了多次，每

次都談很久。H先生始終想不起來他的女兒在何時何處給碰撞了頭部。

「沒有呀！」他說：「我們向來都很小心看住她的。」

「我倒看見她被一架推行李的小車的鋼柱碰撞了她的頭。」我說：「時間我看不出來，地點可看到，是在飛機場的旅客出關之處。」

「哎呀！」H先生說：「對了！對了！今年一月份，我們有親戚從香港來了，我們全家到飛機場去接機，也帶了女兒去，她太頑皮了，不肯被人管住，她自己東跑西跑，旅客出來的時候，人很多，有一架行李手車碰撞了她，撞倒在地，我們去抱起來，當時也沒看見有什麼嚴重傷痕，只有少少的浮腫，所以就沒注意。回家以後，不到兩三天，她就開始不肯吃東西，漸漸就不會講話！……越來越嚴重！」

「那就是了！」我說：「就是那一撞闖下的大禍！把腦漿都震爛了！」

「但是腦科醫生爲什麼看不出呢？」

「怎麼會看不出？」我冷笑：「他們做醫生的有那麼多精密儀器，還會看不出嗎？分明是他們明知小孩已無望，所以不肯將真相告訴你，免得你傷心。」

「那麼，現在我怎麼辦呢？」H先生又再哭泣：「我又沒有錢找更好的大醫生醫治她，我只是在工廠做夜間的小工。」

「找他們大醫生也沒有用了，你還不如盡量使她快樂開心吧！讓她開心度過這無多的來日吧！」

「馮居士，有人送了些雲南白藥給我，」他說：「說雲南白藥有救命還魂之功，我可不可以給她灌下去呢？」

「雲南白藥的功効，最好是用於外用止血彈傷，槍傷，刀

傷。若說可以內服有救命還魂之功效，我可沒聽說過。」我這樣回答他：「我認爲不宜妄用雲南白藥給她內服，否則，可能反而促成她早死。」

以後，羅伯伯也受我之託而打電話去勸H先生勿將雲南白藥灌餵給小女孩。H先生也答應了。

不幸地，H有一天晚上做工去，他的家中成員竟將雲南白藥灌餵給女孩，到了半夜，女孩就斷氣了，H先生得報，趕回家中，送她到醫院，已返魂無術了，他從醫院打電話來給我。

「馮居士！」他悲傷地痛哭：「我家小妹妹已經走了！本來用你指導的營養，她已經漸漸恢復體重，也能叫爹爹了，誰知，今晚，我家裏的人，給她吃了雲南白藥……才幾個鐘頭，她就走了！」

雲南白藥固然是中國名藥，但是，一般人未免太過份迷信了它，當它是仙丹，把這一種治外傷的外用藥，用作內服，殊不知這是多麼危險的事！雲南白藥的成份，從未公開過，也沒有充份的臨床報告，沒有定性定量分析報告！而且，世上哪能治萬病的一種仙丹呢？就像從前流行數十年的什麼「油」什麼「丹」，都說可治百病，拆穿了，內容只不過是薄荷，豆蔻油，樟腦油之類，發明人已賺了天文數字的大財，蓋了些俗不可耐的別墅花園，今日仍成爲觀光勝地，他的後人也享不盡福澤，這些「丹」「油」，其成份不能治百病，但是，人們迷信了它將近一百年，什麼病都內服它，多麼可憐哪！不過，至少它的成份也比雲南白藥平和得多。如果我所見不謬，那麼，雲南白藥的主要成份之一就是「砒霜」，這是可以隨便內服的麼？

我想阻止H家，可是他們還是太迷信雲南白藥，終於使小女孩提早死亡。這件事，不能不說是遺憾，中國人往往太過份迷信秘方古藥，這毛病什麼時候才能改呢？

H家小女孩的個案詳情，我都有跟馮伯伯談及的。像這一類的腦病案不多，但是其他的腦病個案不少，我寫也寫不盡。總之，我透視腦病個案的事，馮伯伯一向都留意的，或者這就是他爲什麼要帶他的女婿W醫生這位世界著名腦科專家來看我。

W醫生來舍下之時，H家小女孩仍在世，我就將此個案，提出向W醫生報告，我說我感覺女孩沒有希望活三個月，我請問W醫生有無辦法可救她。

W醫生回答說：「聽你說的這種個案，碰到過很多件，很少有能活到半年以上的。不過，沒有見到病人，不便判斷她的情形怎樣。假如小病人是在香港，我可以盡力幫助她，可是她是在溫哥華，就不方便了。」又說：「多倫多總醫院腦科很有名，何不叫他送去看呢？」

我明白W醫生的意思，他不是加拿大籍的醫生，不方便在加拿大過問這件事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我知道H家的環境不好，也不可能把女兒送到香港或多倫多去就醫，W醫生似乎是小女孩唯一的最大希望。但是，W醫生已經說了這種情況的病人很少活到半年的，看來就算H家把孩子送去香港，也沒有什麼大用處了。我預見小女孩頂多只能活三個月，這預言後來不幸言中，令我心中十分難過，我見到橫躺在路面掙扎的蚯蚓，我也還要救它一命，把它放回草地去，何況是小女孩呢？

W醫生的太太，就是馮伯伯的長女，也是醫生，他倆的大女兒在蘇格蘭愛丁堡醫學院做醫生，兒子在唸醫科，只有幼女還未唸完中學。像他們這全家都是醫生來看我，豈不令我緊張萬分？

W醫生一家一進門，我就我預畫的他們的速寫送呈。這不是我第一次憑預見把從未謀面的訪客畫下來。事實上，我常常這樣做。並不是有意賣弄小聰明，只是想印証一下我的預見能

力是否準確，我都是在客人一進門之時，就把預見速寫像立即當面贈送給他們，往往會使他們大吃一驚，W醫生全家看到速寫像，也都驚奇。

當然，有些速寫並不很肖似，有些則不錯，不過，大致上都能把來客的輪廓特點畫出來，不致太離譜。

W醫生全家都感到驚奇，連馮伯伯也都驚奇，他說沒料到我會畫畫。他們都說畫得很像，只有W老太太說：「完全不像！」

我在唸中學的時候，學科成績平平，但是，美術年年得全校第一名，畫油畫、粉畫、炭畫、水彩畫、國畫，樣樣都來的，也開過小小畫展，不過這些年太忙碌，都把畫拋下了，畫畫這一點小速寫，實在不算什麼，「生疎得很，見笑了。」我這樣說。

W醫生一家老遠地從蘇格蘭愛丁堡飛來溫哥華看我，還帶了一瓶著名的蘇格蘭蜂蜜送我，萬里送蜂蜜，真是盛情可感。那蜜糖是天然的，蜜汁內還浸着蜂房一團，芬芳清冽，真虧他們乘飛機，轉機多次，又攜帶了那麼多行李，怎樣還那麼細心帶了一瓶蘇格蘭野蜜來。加拿大海關是不准帶食物進來的，沒查出它和沒收它，真是我的運氣。

由於我太緊張，不大敢講什麼，賓主都有些感覺到不安。我向W醫生請教了一些有關腦科的問題之後，就感到話題不繼了。還虧馮伯伯打破僵局，他說：「你們雙方都過份謙虛客氣了，年輕人不需要這樣的。W醫生是很忙的，那麼老遠的來看你，他們明天就要飛返香港了。培德，你不必再謙虛客氣下去，W醫生是有誠意來看你的，你就為他們全家都透視一下，看看他們的健康狀況吧！」

「叫我為這麼有名的大醫生透視？」我畏縮地說：「豈不是班門弄斧嗎？我不敢接受這一場大考呀！」

「隨便講講，沒關係，」馮伯伯說：「你還是替他們看看，不然就辜負了W醫生那麼誠意來看你一次了。不要怕，W醫生是很開明的，他並未存有考你之意，也不單純是好奇，他是願意知道一下你的方法的。」

「既然伯爺這樣說，我就只好遵命吧！」我笑說：「今天為世界著名的大醫生之一透視，我心情十分緊張，看得不準確，務請包涵。」

「不必客氣，」W醫生笑道：「大家研究研究，沒關係的。」

「好的，替誰先看？」

「替家母先看好了，」W醫生說。他的兒子也附和說：「奶奶先看，」

「我們這個兒子對你最有興趣，」W醫生笑道：「一路上就是他吵着要快點來見你。」

怎料W老太太拒絕了，她老人家說：「我沒有病，不要看！」

W老太太不願看，我當然不勉強，只好從W太太開始。可是沒說幾句，新的一批客人突然來了，七八個客人進了門，打斷了我們的實驗。我得忙招呼客人坐下。W家感到不安，已經起身告辭了，我怎麼也留不住。

臨別之時，我把W醫生和太太請到餐廳去，匆匆忙忙地為他倆做簡短的透視及說明，在十多分鐘之內，把我所透視見到的情形都簡單地講講，他倆都不住點頭微笑。

「詳細等我寫信告訴你吧！」我抱歉地說：「今天真不好意思。」

W醫生一家離去之後，我又得為新來的賓客透視，那天真是忙得很，弄得十分疲倦，這是很典型的一天，假使我不宣佈閉關，很可能天天都有那麼多人來見我，那麼，我再也休想看

經寫文章了。其實我最巴不得有人來見我，我巴不得爲人人服務，問題是，精神體力太有限，自己又得讀佛經、寫作和研究科學。我不得不常常宣佈閉關一兩週，這是感到很矛盾的。

後來我用英文寫了一封長信，詳述我透視W醫生全家的觀感，我請馮伯伯代寄去給他們，固然，我和他們見面只有短短的半個多小時，但是我在一瞬之間，就已經看到了各人的身體內部情形的，要講出來却很費時間。

馮伯伯後來對我說：「W醫生對你的印象很好，他說應該多多培植這種超感人才，你爲他一家透視的健康詳情，都很準確，可以打一百分！他說，超感診斷，是一門值得研究的嶄新學問，像你這樣的人才太少了。」

馮伯伯又說：「我不久也會去香港一行，我打算和某法師談談，請他出力設立一個超感研究所，專門培植超感人才和培養每一個人的超感，這對於醫學和科學都會有很大突破貢獻的。佛教的禪定，產生超感，這並不是迷信，而是釋放人體的潛能，這是值得研究和培養的。一般法師大都說不尙神通，不准講神通，這是矯枉過正的。佛教應該研究發展神通來造福人類才對。現在的尖端科學都在研究這些所謂神通的潛能超感，證明確有其存在。我認爲佛教應該好好研究發展天眼通等等超感，某法師最近獲得某位大護法居士捐贈了兩千萬元港紙，他應該有力量拿出少許錢來成立一個小小研究所，假如我勸說成功，我會提議叫你去主持這個研究工作，屆時，W醫生和他的朋友也會支持的。」

「伯爺，」我說：「你的用意至善，但是，某法師絕不會答應的，你別白忙吧！」

「我也料到行不通，但是我總得試一試。」

我知道馮伯伯必是徒勞無功，不出我所料，他後來的勸說，絲毫得不到某法師的支持，某法師雖然也會親蒞寒舍請我爲之透視，他也公開地對我也讚不絕口。但是，叫他正式出面主

辦一個超感研究所，他就不得不顧慮到佛教界的反應了。這一點是我所預見的，當前的佛教界人士，還沒到可以接受科學與超感的時候。緣法未到，那是沒法子的事。我自己也極忙，同時也不知道怎樣才可把天眼通傳授給別人，所以對於馮伯伯提議成立研究所，我也沒有什麼積極的表示。實在說，這種超感，是與生俱來的，多生戒定而得的，根本就不是一學就會的東西，除了勸人守戒修定這句真諦之外，我也沒有什麼本事可教人的。

醫生們源源而來訪，有本地的，有外地的，有中國人，也有外國人，有些是來叫我幫助透視他們診斷上有困難的特殊病人，有些是來叫我爲他們自己透視。我當然無不努力以赴，但不能說我對他們有什麼貢獻，只可說我成爲他們實驗的一環，實際上，得益的還是我，因爲每次和每一位醫生談話，我都有多一次請益的機會，從他們學到了很多醫學智識。對於我的透視很有裨益，否則，光有透視能力而無醫學智識，也不能判斷病況病源。世界上並非僅我一人有天眼，除我之外，還有很多人具有透視能力，可能比我更強，尤其是那些小孩子，不過，他們不懂解剖學，不懂醫學，透視了人體，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是病源。我自己經常自修醫學，熟悉人體解剖學，畧知細菌學與癌症學，所以透視人體能立刻辨認癌瘤和其他病症的細微情形。而且，我和來訪的醫生們談得多，新的醫學原文書刊看得多，這都是很重要的。所謂超感，也還得有超級的科學醫學知識作爲支持。而且，更必需有學佛得來的定慧來予以領導，倘若沒有法眼與慧眼，那麼，天眼也不會有什麼大作用的，頂多只不過是見見鬼神而已，而且很容易著魔的。

醫生們與我接觸的事實很多，記錄不了那麼多。本文只提幾件而已，我很怕閒人上門來閒聊，我喜歡的是於我有教益的訪客，醫生與科學家都是我最歡迎的來賓，因爲我經常從他們學到新的智識。

智識是智慧的基礎。

（本篇完）